吳都文粹續集

八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九　　明　錢穀　撰

廟　倉場

恭儉堂記　　徐有貞

吳縣丞金華鮑君存誠嘗以恭儉二字揭之官舍之楣來請文以發其義予為之書曰鮑君其知所以修身者也夫人之過恒生于惰慢患恒生于侈肆過與患并而欲身之善且無尤不可得矣君子知其然故修之

31927

以恭儉恭以持巳儉以制用古之道也王者以恭儉治天下諸侯以恭儉治其國卿大夫以恭儉治其家士庶人以恭儉治其身然恭儉之為恭儉也其行之要必有禮義焉恭中乎禮儉合乎義此恭儉之善者也恭而不中乎禮則勞矣儉而不合乎義則固矣孔子入公門而鞠躬如也過位而色勃如也君在而踧踖如也朝與上大夫言誾誾與下大夫言而侃侃鄉黨而恂恂燕居而申申天天此恭之中禮者也顏路請車為子淵之椁而弗

與遇舊館人之喪則脫驂以賻之冉求請粟饋子華之母而弗從于原思之貧則與之粟九百此儉之合義者也故凡聖賢之言恭儉必以禮義為之主焉不然共工之象恭公孫弘之詐儉何以別乎此君子之所當辨者也余又聞先聖之傳易有曰致恭以存其位是守位莫若恭也而近世名卿亦曰惟儉可以助廉是養廉莫若儉也夫養廉守位君子有官之大節而泰侈者之藥石也予故重為鮑君言之鮑君生長文獻之邦熟聞儒紳

予不可得而遜在易上坤下乾泰陽氣下降陰氣上騰
陰陽欣合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王澤下流物情上達
上下相孚百姓悅豫君民之泰也天地之泰天地不能
自泰也必有賴于贊化之主君民之泰君民不能自泰
也必有賴于宣化之臣宣化之臣其最近于民者莫令
若也令最近民使民之泰則易然盍即泰之卦觀泰之
象思所以致泰之由乎泰之六爻惟九二言治道為詳其
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者包荒含容也馮河斷制

也不遐遺無忽于小朋亡無牽于私交泰之兆寔繫于
此反是則不交不交否矣然則令之于民庸可忽乎必
也居之以寛納之以仁學愛之化如彼武城率之以信
斷之以明不擾之政如彼蒲庭毋頑之忿毋細之鄙當
若上蔡視之如子毋邪爾思毋側爾蹈當若姑臧不改
其操如是則氣之所通和之所致薫為嘉祥以蟠以際
民其不泰乎其或弗操弗鉏弗究弗慮如彼曲阿徒事
求礜為酷為豺為暴為鷙如彼義縱直法行治愁歎不

數十年來未有如公所謂生民之泰其有漸乎幾之矣觀君名堂可以知君之用後之來者毋第以零陵三亭視是役也經始于淳祐庚戌八月落成于十月為楹若干為費若干役成而民不知又可書也已君名湜今淮東常平使者基先之子其賦政固有源流云中奉大夫新改差知温州軍州事陸德輿記并書

泰民堂在縣圃淳祐十年龔湜建

長洲縣重建丞廳記

方杼

理然也君秩行滿又斥家財以給費求古循吏罕見儔
比貪者聞風庶亦知勸噫昔之建一堂𣪠一亭猶侈其
事以詒後人若君謨之清暑子瞻之喜雨是矣觀君此
舉匪為遊玩之所加于人數等其可無書乎君所以設
施于一邑特其小小者爾推而上之庸可既哉姑書以
為記云淳熙四年三月朔莆陽方㭍記

丞廳在縣治西淳熙初重建

主簿題名記　　　　　　　　　　　　周南

弗強或情隔勢阻而所委事衆則其職廢此予耳目所接往往皆然嘉定庚午春陽羨周君大猷始刻壁記而屬文于予噫設官者固未有若近民者之重也今仕者習于簿而憚為尉何哉豈非以尉之事難工而簿之事易媮耶然尉不才盜不發明不求尉也簿失職民重輸根本且剥矣然何必壯縣如長洲者簿為重凡欲厚下而平賦者雖十室之邑必自丞若簿始矣大猷字允叔廉行而文故資政殿大學士簡惠公孫也初紹興十三

科而來仕姑因其請既為之識其官之當勉者且并著其先世之遺恩以永邦人之思焉記始于尚書郎豐公誼而下其前則歲月弗可攷矣周南記

主簿廳密邇縣西紹興十七年尹機重建

重建長洲簿廳記　黃士特

長洲主簿廳在縣治少西紹興十七年縣長尹侯機所建也經始苟簡計不及遠矮屋數椽陋甚歲久蓋障穿缺支柱欹危潦雨至上漏下溼坐榻一日數易夜聞聲

耆然則懼其覆之壓也慶元丁巳仲冬上浣予承乏庀職既弛瞻顧鬱悒則有意圖新焉然薄職卑力凉毫髮公費皆仰給于縣曩時長官或秦越相視居此者憚煩避謗蓄縮不敢謀因循歲月則弃去若傳舍亦勢然也予獨癡不自止試令梓人平章以圖來諗竹瓦木石計會纖悉略已素定越一年乃以請于今大夫黃公宜公治縣有聲而友僚佐如兄弟喜曰此公家事耳子能躬其勞吾何靳焉于是攻日鳩工昉于季秋之戊申迄于

仲冬之己丑買材于市募傭于肆民不與知而工以辦告廩縣帑之緡四百五十有八稟斛二十有四余亦捐俸百千以佐用前門一間廊屋八楹廳東西偏翼以兩軒可待賓至寢之後爲丈室安明窓四面時暄凉啟門甓以禦溼于娛親爲宜繚以垣墻高丈餘闢小徑通縣圃其西有敗屋數間撤舊取新爲圊湢庖爨之所是居也不侈不庳于今若未足視昔則已夸予且滿去後之來者無忘營搆之艱以時增葺其將多于前功不則因敝

或與聞之至往來無常處令丞之職顧不繫于令哉屬籍趙仲權爲吾鄉之長洲丞長洲與吳分治郡下俱劇邑多督領郡之雜務而邑諸鄉訟理逋租歲且盡輙麇至塞庭廡則與令分丞之職雖繁精力常有餘謂吳有丞廳壁記長洲不可獨缺乃攷居前者得二十四人記于石仲權至官書再考餘七月餘矣今又攝縣事凡上官委以事弗辭遇事輙辦治弗爲疾聲厲色拒人人亦莫敢浼以私者夫介不遠物潔不亢己勤不苛撓敏不

遺忽吏能盡此矣仲權有焉可記也仲權名彥縉今為
從事郎在任政績居官以文行廉吏薦者五人考滿當
擢京秩仲權之嚴君右司公以清節稱宬幸一識氣骨
勁直目光瞭然仲權蓋肖之慶元三年七月上澣滕宬
記

長洲縣續題名記　史顯卿

古者壁記非特志爵秩到罷歲月而已唐元次山作道
州刺史廳記彰善指惡寓鑒戒隱然有春秋褒貶法當

時貪黷苟刻者挂名其下寧不媿死乎縣視郡不侔也然生植茵類欲其能撫摩休養則同長洲縣題名始立于天禧王公嘉言續于紹興石公珵今續記涉歷兩政不暇識顯卿不敢廢也命石刻之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其無忘次山之訓云紹定改元二月上浣承議郎知縣事史顯卿記

長洲縣續題名記　　謝鳳

長洲以縣名自唐萬歲通天中有縣以來不知令凡幾

畬政凡幾新矣皇朝天禧閒廷評王公嘉言蒞政于茲
始揭題名石于廳事建炎之亂官舍焚蕩石亦隳壞自
是軍興草創更數十政不暇議迨儀真石公領邑事之
二年新作茂苑堂顧題名闕然無復舊事乃訪錄遺文
得斷石于瓦礫閒彷彿可續其存者熈寧四年五月以
前而已如其文刋之于石改寘于堂之左又搜次補綴
自元豐三年以來僅得其官秩姓名者二十有五人其
到罷歲月槩不可得而詳別刻石以刋于後俾來者續

而書之尚永永無替紹興九年六月日主簿謝鳳記

縣尉司題名記

周復

尉與丞簿咸賛而長然各有攸司弗相侵也使盜不入境户不扃夜惟尉能爾也長洲縣北邑江湖所瀦盜鼔柂出沒尉曠弗治則人靡寧居擬注者必銓擇乃授廟不重歟大梁趙公汝滂舊跡儒紳志趣高潔乃不卑是而辱臨之威望悚聞境内以肅吏事明敏百廢修舉暇日悉取前任姓名而次第之其到罷陞遷則繫之于下

將鑱石以傳遠使來者視前有政而景慕夫官達者茲非賢乎予幸得與名其間且屬以序屢辭不獲夫題名公廨古咸有勸戒之意存此闕弗具豈前人未之思耶抑力有不逮欲為之而未能邪二者必居一焉茲用自媿姑掇大槩以成公志云慶元丙辰季夏庚申承直郎差充高郵軍軍學教授周復序

長洲尉廳記

曾復

姑蘇之屬邑五皆壯哉縣惟茂苑寔治郡之東北隅自

齋門北出一里其鄉曰金鵝里曰金杯是為尉治廳宇隘陋蓋建炎兵火間所作舉簷與桷則偏墜如張弓他木類是南榮下垂過者率傴僂否則觸首是懼歷五十餘年更二十餘政弗改作也予始至官欲撤而新之慮其勞民以自奉乃弗果今計兩月即滿去顧不可以累後官則請邑長白事陽羨邵君軾訢然領會乃剗錢五萬粟數斛相是役又征地租於富民趙昇得錢六萬予蒞官三年凡六修小長橋有餘材輒儲以俟用異時嘗私

口給衆課工酬直又時酌醪醴以勞苦之人不告罷事用告成有賀厦者曰惟尉于民是親向也廷守弗治階等無辨于焉臨民奚以起敬一旦輪奐若斯望者肅然吾不惟矜子之勞且以尚子之能請爲予記予曰凡物之興廢有時時之當興雖庸人亦能集事吾適與時會耳敢誇于前人哉奚其記如曰更造孔難宜以告來者俾加葺焉庶勿壞則吾能奚以煩執事客曰然則子志之乃伐石以志淳熙十一年甲辰立夏日桐川曾復記

尉廳祥符圖經云在齋門外去縣三里續志云在齋門外緣塘一里許淳熙中曾復重建廳西有臺下臨塘岸扁曰奇軒

帥正堂記　韓雍

濟寧陳君文淵景泰間為監察御史以言事得左遷今上復寶位之初起君宰蘇之長洲君感激思所以報稱乃名其出政之堂曰帥正蓋取孔子之言之意欲正其身以道邑之人皆正也致書屬予記予嘗觀之物焉南

山之陽有松歷歲既久凌空直上日升而中中而昃陰雖時移而亭亭之勢未嘗見其欹側也樛木盤枝屈節容光之處從而印之是知表之正與不正影必隨焉守令為民師帥職皆親民而令于民尤親民之表率也令之邪正民罔不從是故令能仁則民尚忠厚能廉則民重廉恥能儉則民息豪奢能勤則民戒荒惰能恭謹則民無干犯之非能安靜則民無奔競之恥與凡一舉止之美一禁令之善民皆是傚是從不然彼將曰令長民

且有祿位而其為人若斯吾屬何不可哉吾蘇為江南名郡齒姓之繁賦稅之重物產之美且盛雖提封百里非他方大郡所能及故守令之選嘗難其人君起家為名進士為良御史再轉為令官下車未踰年和平簡易之治邑之人無老稚賢不肖踴躍愛戴靡然從風非帥之以正豈易能哉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于斯足徵矣然予將少進焉士君子讀書明道致用于時有志于

為德為民者孰不欲趨于正哉然崇其名者或遠其寔謹于初者或懈于終君尚當守之以恒使嚴苛峻刻不發于情奇巧玩好不萌于念侈靡之風不作于日用宴安之氣不設于平居禮以接人不長其驕道以守身不慕乎外凡所為無不正焉則吾民耳濡目染久而化成其風比隆于淳古君亦可以方古之循吏無疑矣古之循吏非一人論者以卓魯稱首卓令密儒術為治道不拾遺魯令中牟德化為理孺子有仁心固皆師之以正

而然後卓封褒德侯魯位司徒至今嘖嘖傳聲名君誠
以古人自期則名位所至孰能禦之哉否則名寔不符
登斯堂者指而議之矣君尚畏之

崑山初秋觀稼回縣署與同寮及示姑蘇幕府

張方平

邑民三萬家四邊湖海繞家家勤稼穡市井嬉遊少荐
歲逢水沴飢勞何擾擾我來忝撫字見此心如擣去秋
僅有年高田尚停潦今幸風雨調皆話天時好春喜鵲

巢低夏更蟬聲早吳民以此候旱澇飢穰　箏船秧參差葑岸縈迴

繚繞揷暮更急車聲達清曉紡䈂猶掛壁何暇張魚罵

我時行近郊小艇穿萍藻渚長葭亂深野沃杷䅉倒穤

子遠餉歸閒暇顔色飽預喜省斂笞租賦可時了歸來

軒館清曠蕩盈懷抱衙退人吏散庭廡閒窈窈露篠映

孤亭風荷動幽沼置身木雁閒玆焉願終老顛蹶走榮

利況予拙非巧鱸鱠飯紫芑鴛脂酒清醥悵然懷友生

虛齋為誰掃

吾聞昔之賢雖一日必葺其垣宇況茲出令地乎于是
吳君諾惟謹公為下文書斥帑餘為經費蓋始于其秋
而成于明春作閱七月訖功厥有廳以涖政門以啟閉
堂寢以燕食廂廡庖湢各事其事凡為楹間三十五大
仍小更豐約有道木材塊甓咸隸于工師蓋終事而民
不知勞焉公既以吳君為能且謂茲役之作所以嚴等
威修制度謹防閑而非得已也于是乎有書石之命惟
我國家採用漢制歲遣憲臣按行天下剌舉不法因達

矣哉公名允中字執之成化甲辰進士建白屢上克恢大猷蓋其心存經濟若此吳君名祺豐城人弘治壬戌進士慎以有為觀其績可知也用敢併書于是庶他日得有攷焉

常熟縣記　陳映

上方駐蹕臨安于時吳門視周畿內漢三輔唐同華我舊京之陳鄭也衣冠之所鱗集兵甲之所雲萃一都之會五方之聚上腴沃壤占籍者衆雖前代與全盛時猶

不可同年而語府邑之事宜其獨重況乎府庫之出內獄市之浩穰蓋不待較而知者環府之邑五而常熟居其望焉時邑籍以户計者八千九百七十有二而今五萬一千一百三十八夏賦金錢為緡二千八百其幣帛疋合萬二千六百而竒弗詳秋租穀粟七萬六千餘斛乃合折帛為緡者十萬二千三百而斛財損其舊二千邑之事其倍稱何如哉今其邑從事于民者如是而邑復濵海道直故疆沂窓萊全齊在望剌利規恢舟師所

常熟縣丞題名記

張漑

琴川吳都之劇邑也賦税之重獄訟之繁非他邑比以
累致大夫數更易而貳令者類不得少休漑再轉而丞
玆又適多事之秋攝事幾年所謂松竹佳趣乃變為鞭
笞之地庭槐無存廳宇漏壞俱未暇過而問焉玆幸令
尹葉君來此年餘百廢具舉政平事簡僚佐得以少安
遂可留心悉與葺理皆成倫緒獨不見有題名記心竊
疑焉因洒掃書齋得二斷碑于壓埃間拂拭視之則其

之訪昔也奚以詒方來僉曰然乃鑱之石嘉定戊寅十一月初三日雲間趙汝邸記

簿廳在縣治西與丞廳對

常熟縣尉題名記　　徐次鐸

縣有尉居丞簿下然號劇曹與縣令埒歷代選用常艱其人强者作聰明苛察操切以擾吾民弱者不勝任縱奸長惡以害吾民其當官以威畏稱職聞者異時以之宰邑刺史司察一道皆可判然迎刄而解常熟為浙右

而猶以願治名其堂何歟予曰善良者固多矣予豈能盡扶持之強禦者亦衆矣豈能盡禁遏之賢才當舉而或不能盡知奸貪當斥而或不能盡察田野當闢而或流亡之未復學校當興而或教養之無方里書作弊賦役如之何得盡均教化不行詞訟如之何得盡息縱使盡扶持之盡禁遏之盡知之盡察之盡闢之盡興之盡均之而盡息之苟有一民之失所一事之不理亦不得謂之治治豈易能哉非但才之罪勢使然也余以菲才

曲面埶木以良斵陶以厚覆石以方甃塗以丹堊歷三
時告厥成功中爲廳翼以廡後爲堂夾以室前闢門中
直道外繚垣隸人贍事車馬有所基地以丈計長五十
有七濶二十有六料價銀以兩計八百有四屋以間計
三十有四更湫隘爲爽塏易淺近爲嚴邃治迂曲爲平
直揆理考制莫不如式請所以爲名而署之并記以明
遠竊按周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政令以贊冢
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秦漢而下立

月計先是建炎中國步方艱而邑當要衝祝融回祿相其虐自後踰四十年廨宇庫庾夷于編氓乾道強圉大淵獻蘇公始撤為新門培基取材百用先具梓人執斧斤以聽畫至瓦甓坯釘亦出于公之指授焉其始于秋而落成于冬遲速之程不愆于素飛樓干霄與江山長雄環視具區笠澤之廣雲烟卷舒濤瀾吞吐舞鴻鵠而歘魚鳥為三吳壯觀君乃以季冬之月盛服率僚佐吏奉詔敕其上用以鎮撫其社稷億寧其神人遺民故老

椿承乏茲邑訪諸故老莫知始剏規模偪隘基址卑下矮簷敗壁不逮民居震凌之餘岌岌將壓屋古而蛇虺成穴地洳而蚯蟻爲壤棲止其下殆不可以爲朝夕安再瞻再歎尚容復因陋乎于是節浮費計實用市材木聚瓴甓銖積寸累踰歲而備不敢掊取不敢科役高下大小凡新三十餘楹以昔之正堂爲今之遺愛姑存舊也琴堂向在寢室之東北隅愈陋而僻不足爲公餘偃息之地前此帥未暇問夫琴者所以正人心也堂以琴

名置此偏隅將何取哉余正堂既新所居必正則琴以正心為義容可以偏隅之舊觀而不易以居其正乎使出入乎斯居處乎是方寸之間無往不正琴之義盡在是矣昔宰武城以絃歌為愛民之政宰单父以鳴琴而成自治之化椿之不才何敢希前賢事業之萬一乃所願竊有志焉將書扁庚使袁先生遺以珍墨揭示不朽抑又有光于斯堂者歲在壬寅鳩工于季春落成于季夏從事土木與匠石較分陰于繩尺間自笑其愚者屢

歎于路募民財以構之俾官不需財民不需役而落成敢請縣丞公會議其所請于同寅王公懋本馬公驥僉曰善遂允之尋白于太府暨按臨大臣亦然之遂命匠務工營于舊址之上于是輸財樂施之士肩摩而踵接趨事赴工之民蟻聚而雲集不半載而落成朱甍畫棟之翬飛而髙揷天半雕檐翠桷之赫曄而照輝日月則有以度越前制者遠矣至于形勢之據吳淞而瞰太湖引江浙而俯姑蘇洞庭諸山映帶左右烟波雪浪撼乎

几席此一邑之巨觀也會永嘉葉公來尹兹土既喜其有成又美其壯麗也于公暇登臨而歎之曰不惟有以縱其觀覽寔足以玩心于高明宣情于鬱滯以舒暢其政治也樓之建有補于世教也大矣不可無記遂命使致書請文于予譙樓者古制也自皇都至于郡縣皆有之所以具鼓角憑高以警衆則其聲韻感慨激烈以肅官府之號令限士林之休息者鼓角也寓之于鼓角者政也政平訟理邑無不寧民安物阜官無逋税于以見

絃歌比屋頌聲滿途其鼓角瀏亮皆由政之所發也豈徒恃其樓之壯麗聲之感慨激烈而已乎當今聖明在上四海清寧正士君子汲汲修德蒞政之秋若夫萬籟俱寂之頃夜氣方清之初耳靈鼉之聲聲聆梅引之嗚以清其政本胥於是乎在嗚呼聲者政之所發也故曰聞其聲而知其政余因其請遂詳書重建之始末俾有攷云正統元年夏五月行在翰林院修撰董溪桂宗儒書

譙樓在縣門

吳江州官題名記　　顧儒寶

古者立國則有州邑稽古而建官皆所以推君之令而致之于民者也蕭規曹隨往過來續使民心起甘棠之思故題名之記不可無之皇元混一陞縣為州越二十星霜矣吳江之地襟帶江湖馳驛南北適當孔道州牧之勞與他州異其間政事文學之才往往無傳何以為勸耆老有請俾鐫諸石以垂方來爰命儒竇為之記抑

聞夫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葢徒政不能以自行而必及于化政能使民遠罪而已化則使民遷善而不自知先化而輔之以政循名而責其寔庶不失題名之意云延祐五年夏儒學教授顧儒寶記

吳江州官題名碑記　　張天英

在昔官府書聯事之姓名者所以記歲月識臧否重黜陟垂不朽也凡為天子吏天下之民休戚繫焉吏循則

民安吏酷則民病吏廉則民阜吏貪則民窮且敝吁可畏也哉元貞朝制陞吳江縣為中州秩正五品官六人當是時已嘗樹題名之石于廳事矣五十餘年人物同異千古之下毀譽隨之昭昭然其不可揜也夫有官守者可不慎與高昌諾海公長是州有德政官當遷乃伐石刻名如前人故事俾來者知所勸懲云至正七年四月吉旦清河張天英記

仰高亭記　　留元剛

吳江雪灘三高越范將軍晉張曹掾唐陸補闕之祠也閒者邑屋以繪像刊石置諸廳事之右越淳熙辛丑後二十有六年令尹羅君勳展來于茲恪瞻遺範懼弗稱景則之意屬時方輸錯出納經營未暇閱二年民困少紓纖悉餘俸作亭奉之名以仰高既成書來請記余謂三高者記其名也仰高者慕其寔也聖賢盡性之學亦曰事君致身仕以行義人受天地之命則當任天地之寄潄屣世故傲然獨善庸可為訓哉噫少伯復讎不遺

餘智薄遊從辟庶幾有為退亡保身之道進無益國之功或爾違之其心可諒也而有嗜榮躬覬嘗試則居勲莫掩口禍亦踰福附離患失刓執權乎介紹從行刓就見乎世變降而下之甚矣予于仰高有以得羅君之心請遂志之松江集自南渡以來作者弗興至是裒粹續集鋟梓于亭其顛末具于三高記者弗書嘉定改元仲冬甲寅日奉議郎秘閣校理兼翰林權直留元剛記

仰高亭在縣圃中

嘉定創縣記

高衍孫

嘉定十年歲在丁丑秋九月吳郡太守集英修撰貳卿趙彥橚浙右憲使令左右司業王棐奏為平江所統五縣惟崑山素號難治蓋邑之為鄉者十有四都者五十有二縣治僻處西北而東鄉最為隔絕奪權矯處相率成風其害有三好勇鬬狠或刑人殺人追逮不從至有經年不可決者則獄訟淹延之害東至于海南至于松江寇竊奸宄憑負險阻則盜賊出沒之害豪民慢令傲

不服役有二十年無里正者逋積秋苗四萬餘石他賦
稱是則賦役捍格之害有是三害邑遂不可為元欲增
置一尉望輕不足以鎮之僉以為立縣便今宜割安亭
春申臨江平樂醋塘五鄉二十八保作新邑于練祁之
滙且援昔之慶元例請以年紀名丞相魯國史公當軸
列上報可就令辟吏衍孫適試兹邑及瓜當代臺府不
以其不才猥以姓名聞俾主創邑事衍孫遜至再而命
已下竊謂嘉定分創與慶元之事不侔慶元出于上户

之申請則公家固所樂聞嘉定始于臺府之奏陳則民
情不無疑懼以所疑懼之民一切之政魚爛禽駭不潰
則逸為先之以優容使民自悛守之以不擾使民自安
則迹無詭異而人斯馴服然東鄉之所以成習頑獷者
有由然也逋違稅租詭挾戶籍積歲既久懲犯益深往
往重足適市或聞追呼而行死不顧出雖有淳良之質
未免玉石俱焚衍孫稔知其故遂白臺府今日之後咸
與維新凡八年九年五鄉畸零二稅先後倚閣十年者

添助本縣營造使民少寬新賦納自十一年始如減秋苗之納耗免夏稅之增維罷財斛司絶横歛之擾淳頑藉以示勸懲如此等類皆蒙聽從戊寅五月衍孫禀来此一意奉行敲扑不敢以輕施吏胥不容苛擾意向所在民輒先信翠欣欣然而相告曰官府寛恤如此我輩何其幸歟毋怙頑毋作慝毋狃前以絶自新之路民聽既孚始欲興作冒霜露披荆棘役民于農暇取材于他郡經始于戊寅之仲冬越歲餘而落成屋以楹計者縣百

有奇若丞若簿四十有五若尉五十有五學宮四十倉廪惟半祠社有壇宇賓餞有驛舍郊設門闕巷植名表酒館花圃以次備具若夫營造之費則有朝廷撥賜五千緡本府給助一萬緡共丁丑歲畸零苗稅一萬四千五百餘緡米一千三百餘斛足以充所費三分之二其餘斡旋酒稅僅僅給用迄于告成而民謂無擾今纔兩載四閱月前之三害幸遂屏息是皆憑藉朝廷之威德奉行臺府之教條所以致此衍孫何力之有焉顧惟民

性一也胡昔頑而今淳轉移闔闢蓋自有道苟為政者
忿其頑嚴刑峻法以繩之故民有競心愈激而不可革
若能撫摩其疾苦啟迪其所趨向則良心善性孰不油
然而生衍遜惟不敢鄙夷其民也而年榖屢登麥秀兩
岐皇天其盜祐斯邑作新之效當不止是將見魁竒忠
信材德之民羣生其間毋徒曰曩日東鄉之俗云嘉定
十三年九月朔日宣教郎嘉定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
馬監押髙衍孫撰

重建州治記　　貢嵩

大江以南地廣物衆莫吳郡若嘉定舊吳屬邑邑始于宋嘉定析崑山東五鄉練祁鎮爲治因年以紀名在郡境江海際壤浮力薄産貢擬他邑爲下皇元混一區宇化被幽遐俯視陬隅如在畿甸田野日以闢戶口日以增元貞詔下劇邑率陞州嘉定以戶口計應中州之制遂陞爲州自此以來品秩崇矣號令新矣獨于州治隘狹漫漶仍舊憚于改作因循十年之積以至于是大德丁未

達嚕噶齊托里穆爾朱公知州事高源同知州事蘇爾約蘇
哈雅公郭公偉判官趙公允中李公德暨提控董友直
都目陳玉先後繼至克相協贊力行善政以導迎和氣
歲則大熟民暇且豫乃謀建公宇顧費無所於出曷濟
登茲于是州巨室聞而相與言曰吾儕小人皆有門廬
以避燥濕寒暑豈邦侯吾父母而可無爽塏之居乎則
皆析捐粟布以助刋木于崖浮竹于津厥材既堅厥土惟剛
上磾其功徒既其力經營不數月而成堂階言言廊廡巖巖

之乎利惠未徧斯溥之疾苦未瘳斯除之徭賦未省斯均之獄訟未決斯靖之政聲流聞達于京師明明天子聽豈其遠哉州之人善其言而頌之請記斯堂以彰政理惟春秋之法事始必書今州始陞堂始建是宜書以刻諸石至大改元冬十月望日貢嵩記

嘉定郝侯政績記　黄溍

昔成周寓軍政于鄉遂故兵與民一後世析而二之為將師者往往知有兵而不知有民善乎荀卿子之論曰

兵要于附民而以為將帥不思所以恤民可乎若平江十字路萬戶郝侯蓋知兵之要而得先王軍政之遺意也初余在金華聞侯奉省檄廵鹽浙東所過無秋毫擾心已志之及仕于朝往吳下見士大夫咸曰郝侯賢今年春官于儒司嘉定州父老沈銘等以侯政績請記于石予既知侯久重以耆老請誼不得辭因諏其詳則曰嘉定為吳要地襟帶江海每歲萬戶府分官出鎮苟非撫馭有方則士譁卒嚻適以病吾民耳今郝侯之來紀

律嚴賞罰信凡麾下士不得以一毫撓吾民海隅宴安奸寇屏跡近歲知兵者何以加此然古之名將有愛士伍而驕士大夫有愛禮君子而日鞭撻健兒後皆不能無弊今侯于卒伍既懷以恩而又能好賢下士不倦是又賢于古人者矣至于考其事業推其所從來則雖先猷祖訓有足取法而其好古嗜學之功亦不可誣也昔晉文公謀元帥于趙衰曰郤縠可以其説禮樂而敦詩書也孫權之雄才大略而自云孤嘗讀書大有所益及

呂蒙奉權敎始就學魯肅過潯陽輒稱其才略非吳下
比則侯之德業又獨非好古嗜學之功歟侯名天麟世
居宣德自元帥公定河南因家宛丘予既為叙其事如
左乃為之銘銘曰海陬之邦控延大江飈驚濤奔藉
兵以防桓桓萬夫闞如虓虎匪帥之良孰靖其旅猗歟
郝侯孔惠孔仁匪惟馭兵寔綏我民我有水旱惟侯之
惻是禱是禜保我稼穡歲時豐穰海壖樂康廄馬不譁
叢矢在房乃作大府其庭有殖我出我資匪藉民力民

曰宜哉侯豈我需我懐侯惠曷不相諸侯燕賔士淵淵伐鼓有瑟有琴籩豆攸叙邦人來視為侯勸謼豈弟君子胡不樂胥昔侯祖父曰維元勲功載盟府裕于後人曾孫孝恭克紹其猷匪維世美賚予民休天子明聖宜褒爾績惟藩惟宣以惠四國赫赫厥聲宜公宜卿百禄是膺子孫繩繩我匪侯私人則具知徳音不忘永觀厥辭黄潛記

嘉定縣廣儲庫記　　董鏞

凡郡邑設置倉庫上所以供國用下所以恤民財皆有司之急務也㕔今姑蘇東南大府屬縣有七而嘉定最為繁劇歲計所入租賦常不下五十餘萬石折輸布以疋計者二十餘萬疇其繁矣乎然而租之入各區置有倉囷比輸粟之期運赴各倉收貯其後粮長轉輸漕運達于京師等倉事不愆期官民兩益貢法之詳莫善于此矣惟折粟之布其數亦浩瀚逮徵令一出輸者蟻集而聚輒充棟或寄頓于僧寺或收貯于民居其間風雨

蟲鼠之損傷水旱盜賊之不測深貽所司之慮其時宸
侯貽始來知縣事欲興處置之規而未敢專也今年夏
奉勅冬官侍郎周公巡撫至邑首慮貢賦之失期而民
事或有未妥者諄諄告諭宣上德意惟恐官不加謹而
舊弊之未盡革也于是侯合丞簿而下即以歲輸之布
具白于公公曰租與布皆公賦也奈何不效置倉之法
乎邑之左右或曠閑之地瓶一庫俾聚而藏之以伺輸
納庸何傷侯等承命惟謹繼往陳于郡守况公允協其議

者又能承順其意有合于禮所可記者奚止歲月土木之美而已矣用是書之俾刻諸石侯解州人由監察御史出宰是邑處事廉謹而民悅之贊是役者縣丞俞侯觀張侯鑑主簿徐侯子皋典史閻侯麟任程督而始終其役者則主簿蕭侯學敏也董鏞記

嘉定縣令題名記　　袁袠

余讀漢循吏傳而歎治道之難也漢有天下四百年吏以最稱者幾人哉今天下吏親民莫如令權壹而職專

苟心乎愛民奚所弗濟故先哲以未嘗親民為恥意深
遠矣皇朝統有萬邦列聖重守令之選由是循良相望
光揜前策而百八十年來其赫赫可稱紀者猶僅僅也
嗟乎難哉難哉嘉定古婁東地也距郡治百四十里志
曰故崑之疁城鄉縣治在春申鄉練祁市宋嘉定置縣
元為州皇朝初因之乃洪武二年復縣置令而迄今未
有題名不其闕歟順義張侯重以進士來令茲邑期而
政成謂是弗可已也乃蒐郡乘詢黃髮由洪武以迄嘉

定管轄劉家港等處各離縣遠若干里到太倉各近若干里若將附近鄉都分割則納粮當差不致遠涉一也又太鎮二衛本備倭寇而設近年官運俸粮俱往別縣關支尤為不便萬一寇發城閉何恃以守若立州則粮積充足有備無患二也又城郭內外軍民雜處大率軍多刁橫欺凌民戶興訟委官不得約會以致監禁日久若立州則民有宗主而不致受欺軍知畏忌而不敢縱惡設有詞訟可以旦夕獄成三也又附近人民每將貨

物入城變賣有等光棍用強攬賣尋鬧搶奪以致鄉民別處市集變賣路遠費多若立州庶免前弊四也又崇明離蘇州府若千里太倉城若千里其民到府必經太倉而守禦千戶所又屬鎮海衛轄若立州統領崇明遠近相制五也衛學軍生例有歲貢三縣民生附近衛學肄業既無粮廪之資又無歲貢之路科第雖不乏人奈解額有定不無淹滯以致皓首窮經無由補報若立州軍民生徒均有廪貢之沾實為後學之幸六也臣愚見

等名集概州里老并二衛各年高父老暨州學師生到
官將進士屈儒所奏太倉衛官并同知郭田所議多方
詢訪逐一查勘要見州治應否撤毀民情土俗有無樂
從等因據州學廩膳生員王梁等呈為息羣議以安人
心事切見太倉州地方古昔為婁縣為崑山州東控海
洋原設衛城四險孤危之地三軍無制之區軍人豪強
得以自肆販鹽為盜奸宄百端居民受害及有各縣相
近土豪大戶多與軍衛構黨聲勢相倚欺虐良善事難

起妄議以為膏土割分于州而無復仰賴于東南高鄉此乃一時不揣其本之論况今州治不過割三縣沿海之地一百餘里如崑山一縣尚有腹内膏土五百餘里縣大州小識者以為割分不均何獨進士屈儒反言州有不利于縣且曰太倉之民不可問太倉生員不可問何其説之甲且陋哉芻蕘之言聖人不棄范文正公為秀才時即有志于天下事何謂生員不可問也前任知州等官因見民貧役煩將寄莊軍户一槩照田編當粮

長似此軍豪結構民間狡黠之徒造捏妖妄不便之説動摇民業煽惑人心昔人叙立之初意謂三縣人民縣治遠隔往來未便州立則道路適均此一便也今之説者因道路適均之言無隙可議乃託軍民混處借貸不便為辭此何涉于道路之便與不便耶昔謂二衛官軍俸粮在于各處關支跋涉不便州立則粮儲充足有備無患此二便也今之説者以謂不蒙會計存留本州仍舊撥派各縣殊不知會計撥派係干上司坐散下州非

不知軍未必皆横惡民未必皆良善同詞合抅事無回護問無寃枉何不便于事乎昔謂三縣民人負貨入城變賣官軍攙賣用強搶奪州立則州官自有禁令此四便也今之説者竟以軍衛搶奪為辭專以民快生事為言殊不知強軍豪舍搶奪之事前此常有由於無所畏立州初議故有此言立州之後鄉民入市民快生事唬嚇閭亦有之然有司知而不治豈其情耶昔謂崇明縣與蘇州府沓隔三百餘里至府必由太倉經過立州統

治則遠近相安上下相制有便于民者五也今見立州之後崇明人户多有徙居本州地方生理其崇明本土之人亦各安業但各沙頑民憑險為盜習染既久一時難免今之說者以為添設州治民窮為盗大禍屢延殊不知州治未立之先若劉通金播楊企等悉皆大盗抑豈立州以致之邪昔謂衛學奏准許令附郭子弟附學無廩禄又無歲貢州一立而均有廩禄之沾乃為後學之幸有便于民者六也今之生徒作養州學濟濟甚盛

武軍民生後先而躋膴仕者繩繩不絶不特廪貢均沾而已今之說者以為州治雖立其民間子弟皆有故邑之想而武職子弟並無陶成之益謬亂造言一至此哉夫前人建立之初意酌量精審寔以便民為心今以差後煩難供億葺費為不便是乃緦小功而不著三年之察者豈真便之于前而不便于後便之于縣而不便于州邪天下大事當覈寔于大體審幾于大勢不當聽之于細言拘之于末務伏乞以公天下之心持天下之法

梁呈為乞定大議以垂永遠事嘉靖三年巡撫都御史吳廷舉會同巡按御史朱實昌為屈儒所奏撤毀添設州治以蘇民困事備行同知羅洪載指揮陳岳生前去本州公同太倉鎮海二衛知州劉世龍等名集槪州里老州學師生人等逐一查勘明白巡撫衙門參照呈揭見得太倉地方屏蔽東南襟喉大海備倭禦盜之地難以輕毀去後已經三年蒙巡撫都御史陳鳳梧案驗准戶部移咨所聞勘得太倉地方寇盜出沒之地三吳要

沽南從寶山餘杭可通閩廣東則三日夜可上沙門高麗諸地出入無定哨聚無常獨不觀唐之黄巢元之張士誠皆起自鹽徒為禍不可勝言今有州治無事則譏察之任預備之策在州也有事則應調之兵擒獲之畧在州也州可妄舉而輕毀之乎次以事體之先者言之兹土文教始于周文襄公建立衛學一時詩書絃誦達于里巷秀民俊士相繼而登顯要然猛悍擊搏之徒未免雜馳于儒冠博帶之中立州之後軍職子弟皆知習

尚禮讓勤事文學昔日臂鷹走犬之風踴躍格鬬之氣

一旦頓除比來三次武舉中式三人實為江南諸州之

冠州之有功于衛多矣又可妄議而輕毁之乎今姚奎

所奏有云弘治十年巡撫朱瑄奏立之後人民自此而

困徭役自此而繁百姓自此而逃亡土地自此而荒蕪

税粮飛詭牽制自此累歲不能清楚梁竊考見巡撫王

恕朱瑄德望過人智識遠大慮周民物事中機宜是以

先後皆有論列而州乃建于孝皇聖明之朝誠百世不

易之制三十年來士民感仰二公皆入名宦祠中與周文襄公同享血食後學淺見爲可輕議所謂民困役繁不在于州之立而在于官之得人與否也百姓逃亡土地荒蕪閒有于水旱凶歉之歲今則人戶如故田土如故也所謂稅粮不能清楚殊不知黃冊造報已經三次何不清楚之有所云東連嘉定西接常熟雞犬相聞無廣谷大川之限州治不必建立殊不知本州去嘉定有婁江之隔去常熟有七浦白茆巴城諸湖之隔皆大川

廣谷杳茫遠阻謂之難犬相聞可乎有云添出一番冗
食官員尤爲無見立州以來歷任知州未易悉舉如李
端之剛正瞿敬之仁厚劉世龍之端簡令陳璜之豈弟
惠澤下施百姓受福多矣又何虎狼吏胥之有哉有云
添出一番解户粮里徭役然富家巨室在州當此户役
在縣亦當此户役也謂之添出一番可乎所謂三縣額
設差科一應如故殊不知割去一畝田地減去一畝差
科安得謂之如故乎又云費用之倍出錢粮之難查供

應稟祿之費以致民困財匱百姓逃亡土地荒蕪稅粮欠缺今三十年來乞查百姓逃亡幾何土地荒蕪幾何稅粮迄今欠缺幾何及其先後援引事類皆瑣屑鄙陋之言非識大體之論未必皆實也有云劉元兆連名具呈廢州巡撫衙門案卷具在今則案卷並無劉元兆名目又云蘇州即舊日之蘇州何昔日戶口之繁而今日之逃亡四散乎識者見此莫不大相駭笑未嘗見一州之立而致一府七縣之困窮也使三十年來如此則地

方皆為鬼魅之區矣又云准行革州士民聞之歡聲動地如獲更生中止則士民流涕父老追論立州之誤涕泗沾裳梁等生長此土未聞其歡聲若此亦未見其流涕若此姚奎家居百里之外何由而聞見若此如其情實可痛何本州士民曾無一人倡說具奏又云國初至弘治年間未嘗有海寇之犯境殊不知成化先後年間海賊金璠劉通等在海聚衆行刦兇焰甚熾巡撫都御史劉孜㳟江白昂按臨督剿又云立州之後海寇施

倉在元時宣慰朱清張瑄于此開緻海運市民漕户雲
集霧滃烟火數里久而外夷珍貨棋置户滿萬室延祐
元年遂徙崑山州治于此十有六年張士誠據吳始築
城鑿池以禦海寇州治復移崑山我朝吳元年始立太
倉衛洪武十有二年分衛鎮海並治一城衆議以城内
外兵民糅居歲久脃勍莫埒當設鐍鍵以為之防又兵
累歲荷戈時屢乏餫或有庚癸之呼且崑山之東陲常
熟之南維嘉定之北隅去邑稍遠艱于追呼合三為一

并以崇明為屬足為大州安民足兵計必出此弘治十
年巡撫右副都御史朱公瑄遂以立州事奏聞上曰俞
朝議僉曰立州非艱而成州維艱易之在人茲州之立
賴有新蔡曹公鳳為才御史出守于蘇湖廣棗陽李侯
端登甲科官六察平生勁氣直節聞于遐邇因忤權貴
久屈下僚遂擢侯為州守侯至若門堂庫獄廨宇學校
橋梁壇壝公寓整造無遺遐著為成法足以垂示方來當
有紀述求予文勒石以垂永久予聞當國初時有望氣

為政者能鼓舞作興新民之德又興廢舉墜不替舊規益光前烈則州可常新也是非侯之所以望于後之同志者歟

州治之建自成化十五年巡撫王恕創議至弘治十年巡撫朱瑄始成嘉靖間常熟寺丞姚奎崑山進士屈儒各具奏乞毀州治春坊庶子方鵬上書撫按言設州有九害時巡撫李充嗣勘覆則知府胡纘宗同知郭田知州劉世龍據州學生王梁等議立州利民

六事皆謂毀之不便至巡撫吳廷舉巡按朱實昌覆
奏始定後給事中朱隆禧奏革州治奉旨不必革

太倉衛治修復記畧　陸容

天兵平偽吳首建此衛為保障計急先務也衛之規制蓋仍州而一新之閱歲百餘舊制蕩然正統丁卯指揮使汪侯鼎修建一二成化丁亥指揮使張侯羽復加修建至歲壬寅指揮使張侯漢汪侯澄僉事郭侯煒白之
上官大為葺治于是一衛之舊規以復而偉觀具矣予

嘗愛佛老之徒其于所謂寺觀者上無所督下無所利然前作後述歷久繕完彼豈為身後謀哉其心以為不若是則無以重其道盡其分也國家之待武臣世官世祿與國休戚凡有官者茍能勞其心而事其事殆貽孫燕子計耳顧獨致美私居而使公宇不治曾佛老之徒之不若也何不思之甚邪今澄鼎之孫也漢羽之子也前作後述弈世則效則何利之不興何廢之不舉豈直官宇不治之足慮哉衛本崑山州治固矣有以為左丞朱

清第者有以為水軍都萬户府者何居蓋嘗攷之吳州治即清廢第為之水軍府之設亦常寓此而尋改今衛特云州治者舉其要也

太倉衛修造公署記畧　　龔弘

太倉衛公署即元崑山州治之故而新之既久就敝而屬司之署尤甚焉嘉靖乙酉夏五月侍御髙安朱公實昌以巡按至揮使傅侯勲合僚屬請捐俸鈔之在有司者以充厥費公韙之移文蘇郡調度惟勤秋八月會少

宰泰和陳公拜廵撫之命于南衛以狀聞公特許可而復嚴教誡于是太守胡侯纘宗承之以區畫判府蔣君文奎太倉州守劉君世龍承之以平價郡丞周君仲仁承之以聚財節推左君季賢承之以給餉衆工偕作用殫材良巍巍翼翼氣象宏遠始于是歲冬十月甲午迄明年夏五月甲子凡用夫役若干糜金錢若干各有奇乃者揮使請記其事以勒諸石嗚呼斯舉也都憲公與侍御之知大矣太守與百執事見義有勇諸武弁能勉

于辭祿與諸董工捐俸官限于碑制未遑表著者亦當
別繫之

太倉衛指揮使司吳元年立在鎮民橋西南基即元
崑山州治隸南京中府始設十千户所統軍萬一千
二百人洪武四年并為右左中前後五千户所有經
歷鎮撫二司領吳淞江守禦千户所

重修鎮海衛治記畧　　葉盛

鎮海衛在崑山之東倉崑山舊無衛國初以其地瀕海

自方寇後抄掠之患不息特設鎮海太倉二軍衛禦之鎮海衛治城中東偏治事之堂廳屋廨宇規制悉出開刱之日無不如法而歷年既久亦漸敝矣正統中衛指揮使武侯政始蒞事即合諸僚寀之議與其屬約曰衛玆不治吾奚得而怠然有司繁且遠民力既竭且重其時毋勞民毋煩有司相宜積力加之以勤勵吾與若事也由是工以防戍之休閒者材合有司之助相者有過之請贖者食以捐俸齎以羨餘獻藝效勞程督不愆期

始于某年月日訖工于某年月日輪奐一新盡復舊規

益爲楹若干工費若干弁協力畢事姓氏名用具刻于

碑陰使後來者有攷焉

鎮海衛指揮使司洪武十二年分太倉衛官軍之半

以立在武陵橋西北基即元之市舶提舉司統左右

中前後五千户所有經歷鎮撫二司領崇明守禦千

户所

兵備道勑諭 嘉靖十四年

皇帝勅曰蘇松常鎮四府係南畿重地國家財賦取給于此往年因盜賊生發貽患地方特設專官整飭兵備今特命爾專在太倉州駐劄往來四府沿江沿海一帶地方督同軍衛有司掌印捕盜官員操練官軍揀選民快修濬城池演習水戰緝捕盜賊巡捉私鹽聽理詞訟兼提督各衛所屯田子粒務令以時耕種依期徵納禁革奸弊官吏旗軍人等敢有越占科歛剝削軍士及侵占屯田包攬拖欠屯種者依法究治其各府水利督令

有司官吏設法整理湖蕩河港淤塞淺狹者即為疏濬閘壩隄防圩岸及禦潮海塘坍塌損壞者即為修築不許豪強之徒侵占毀壞違者一體究治仍聽巡撫官節制捕盜事情有應與總督備倭官員計議者計議停當而行各該所屬官員有廉能幹濟者具奏旌獎貪殘不職六品以下逕自拏問五品以上并軍職參奏處治爾為憲臣受茲委任須盡心竭力正己率下務使武備修明賊盜屏息水利興舉屯粮充足斯稱任使如或仍前

蘇松常鎮四府蘇州太倉鎮海金山鎮江新安宣州七衛其所理則刑名水利捕盜屯田十五年李士允于本道建牌坊二東曰澄清西曰振肅

遷建崇明州記　巴延特穆爾

天下之事有緩急之殊審事勢而度權宜凡切于民生關于利害者皆為急務也庸可緩哉崇明州俗尚簡樸無澆競之風素稱易治以沙滷流移逼于州址久而弗遷民寔病焉至正辛卯春達嚕噶齊巴哩雅公涖事之

初顧瞻公署民居日就傾圮慨然嘆曰明詔以安民任守臣不能與民遷利避害坐視淪溺咎將安歸乃謀諸知州程世昌同知土額森布哈即州北十五里高阜之基慨然有樂遷之志卜既得吉首捐已俸募民力鳩工市材撤朽葢堅分任有役督責有規而民之趨事赴工罔敢或怠經始于壬辰閏三月告成于是年冬十月廳堂幕廡輪奐鼎新麗譙儀門恢宏舊規捕司庫廩完美有條至于遷其廟祀浚築河堤營樹坊舍鎮守府司功

業之有成不一書而足此非切于民生有關于利害者而可緩乎蓋嘗聞之民心難于謀始而可與樂成昔州之未遷也洪濤駭浪激之而民物日加殷阜焉是皆州侯心乎愛民故能剏基業垂久安為斯民者可不知報所自乎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是州雖僻居海隅鄉校書堂未嘗廢弛吾州之人盡體侯愛民之心薰陶講學益遷于善以禮義立身以忠孝立節庶幾無負于侯作新之美意顧不韙歟余承乏之枚贊

是州鄉之士民以記爲請義不獲辭故書此以爲來者勸云至正十三年癸巳十二月賜進士出身承務郎揚州路同知崇明州事巴延特穆爾撰

更建崇明州記

蔡景行

皇元慎選守令分治海隅職專而任重事有利害令舉而行重邦本也善爲政者審其勢而度其宜則民不勞事不煩而易底于成此崇明州之所以遷而其理之所當重建也崇明爲維揚屬州斥鹵衍沃中海而居非舟

州之民始亦懼其役繁將無以致其力終則樂其功成而為無窮之利非侯之力足以任重才足以立功能若是乎雖然為政之道豈徒奉法制宣禁令而已若侯者誠為民之司牧能為之深謀遠慮審其勢權其宜而民賴以寧者也後之來者樂署居之廣而思𠜂始之不易專心一力無曠厥職以侯之心為心則崇明之民庶相安于悠久矣前年海寇犯境侯親率義兵奮矢石扼其要衝而力攻之海寇由是遁去侯之可書不一而足茲

二三千通可貯四十餘萬歲費若干屋其所積可至七八年雖有凶荒之歲民可無菜色也北之左隙高揭一樓以司更鼓而守者知警焉繚以周垣守以重門以司出入而主者得以防範焉中爲砥道抵倉之半則有廳事三楹司出納者得以蒞事焉此特取其少蔽風日故仍舊館而已中門之外左爲神祠以棲司倉之神右爲寮屋以舍庾官之屬倉中之地空曠平衍可晒可晾可委可積收入之頃民尤便焉經始于天順甲申冬十有一

後皆公帑之餘不敢傷民之財竭民之力以糜民之骨月也彼無賴之徒皆得餬口公家不至為溝中之瘠顧不可乎既而民不知勞公無所擾而事隱然以辦覆庇甃甓堅緻完美不為苟作凡所宬貯無久儲速腐之患而公私遠近罔不隱受其賜者矣論者于是始服其雅量之不可及也侯來吳二年小大之政罔不咸宜乃令歲大歉民心皇皇弗忍釋而他去者以所賴有怙恃也詢諸父老皆謂自我朝置守以來未嘗有然即斯倉一

事已足以例其餘況大者乎予故詳著于篇庶幾來者因此以識彼且時其修葺謹其出納相與保之以無墮其成亦可無媿乎侯之用心也夫若侯所過而入民之深者則有甘棠之思在予奚容喙侯名宥克寬其字東廣之文昌仕族予予同榜進士爲明執法知台州府轉吾蘇云

永豐倉在閶門內即元舊址四面皆水知府邢宥重建廒屋九連共一百十七間各縣粮自起運之餘悉

併倚于此凡蘇州衛官軍俸粮及各項公用俱支給

于此

吳縣修和豐倉記　　王鏊

近世為政者率重改作雖然政有蔽壞將坐視其墜乎

有垢弊將坐視其弊乎固有所不能也不能則將起其

墜理其弊改其舊而新是圖圖之道有二一曰因天二

曰因人因天莫若乎循其迹因人莫善乎順其心今天

下財賦大半出于東南蘇郡居十之七八吳為縣居郡

農倉所謂建久長之利而思養其民于無窮者乎蘇之田賦視天下諸郡為最重而松江常州次焉然豈獨地之腴哉要皆以農力致之其賦既重而又困于有力之豪于是農始敝矣蓋其用力勞而家則貧耕耘之際非有養不能也故必舉債于富家而倍納其息幸而有收私債先迫取足而後及官租農之得食者蓋鮮矣則又假貸以為生卒至于傾產業鬻男女由是往往棄耒耜為游手末作田利減租賦虧矣宣德三年太守況侯始

民四十餘萬戶凡一百三十餘萬口盡發所儲不足贍田里多餓殍者周公復思廣為之備先是各府秋粮當輸者粮長里胥皆厚取于民而不即輸于官逋負者累歳公欲盡革其弊以惠民是年立法于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細民逕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納減三之一而三府當運粮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為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用六斗致一石公曰彼能于南京受俸獨不可于此受乎若請于此給之既免勞

民且省耗費米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民無患矣衆皆難之而況侯以為善力贊其決請于朝廷從之而蘇州省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積貯之羸及前所儲凡六十九萬石有奇公曰是不獨濟農飢凡粮之遠運有所失及欠負者亦于此取借賠納秋成止如數還官若民夫修圩岸濬河道有乏食者皆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兼併之家農民無失所者田畝治賦稅足矣是冬朝京師以其事咨戶部具以聞上然其計于是下蘇

州充廣六縣之倉以貯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帳籍司其出納每以春夏之交散之先下戶次中戶斂則必于冬而足凡其條約皆公所定畫俾之遵守又令各倉皆置城隍神祠以儆其人之或怠惰而萌盜心者宣德九年江南又大旱蘇州大發濟農之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飢皆大喜相率詣況侯請曰朝廷矜念吾民輟左右大臣以撫我思凡所以安養之術蓋用心至矣而又得我公協比以成之往者歲豐民猶有窘

于衣食迫于債負不能保其妻子者今遇凶歉乃得安生業完骨肉此天子之仁巡撫大臣之惠我公賛襄之力也今濟農倉誠善矣然巡撫大臣有時而還朝我公亦有時而去良法美意懼其久而壞也則民何頼焉願刻石以示後人俾善繼之永勿壞況侯然之屬前史官郡人張洪疏其始末因醫官盛文剛來北京以書請予記予觀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備凶年隋唐社倉蓋本諸此我太祖高皇帝嘗出儲幣恵天下耆老俾積

穀以濟民亦成周聖人之意也歷歲積久其弊滋甚至于無所質究有司亦不之問而豪右兼并之家蓋無處無之則天下之民受其弊也多矣豈獨蘇州哉今蘇人得我周公以沈毅閎達之資推行天子恤民之仁況侯以闓敏勤慎佐之收其枉費以施實惠而民免于餒殍之患豈非幸哉後之君子因其舊而維持之使上之仁被于無窮而是邦永有賴焉豈持其民之幸乃二君子之欲也故為之記使刺寘六縣之倉以告來者若其為

常熟縣濟農倉記　　張洪

理財正辭孔聖之心見于易預防患難周公之志形于詩道雖極隆時雖極治亦必以財為養民之本理財之道備然後防患之慮周故堯湯之世水旱不能為凶荒也欽惟太祖高皇帝臨御萬方修復古聖王之道樂歲粒米狼戾則斂而藏諸民間凶歲民食不足則發以賑之行之既久下民弗庱名存寔廢聖天子萬幾之暇惕然念之乃于宣德五年分命六卿巡撫天下郡縣爰是

工部右侍郎廬陵周公來旬來宣以惠南國巡歷江南諸郡惟蘇松常之賦比他郡相為倍蓰壤地不過二千里而京師百萬之衆待之以供物產人力宜其竭矣當春夏之交農民竭力畝畝而饘粥不繼未免出加倍之息資之富人富人與之若投餌鷇始登場則勾取其子本以僅存之餘供倍蓰之賦不足又舉而償之是以常賦未充甑釜已無烟矣公深悼之達旦不寐思所以援之之策七年秋會詔旨以庫藏之儲平糴文勸富人之

槁者潤澤焦卷者俱芃芃矣適遇海舶自諸番回供費
浩繁庫藏赤立公私洶洶懼弗克供公以濟農米廪食
之民不知費邊海軍士乏食公從容措畫餽餉相繼軍
民蘇息宜少安矣公方竭心勞思以營來歲之計稽攷
民閒所入之賦去其浮費三分之一民受寔惠銘刻心
骨既而常賦充足又收羨餘得粮積三十二萬蓋取豪
右侵漁之資非加賦也又增置六縣倉獨常熟居其三
分之一蓋倉廪四十間通一百四十間廡隅整飭如天

之直結構完固如竹之密風雨鳥鼠之害遠不相及工不告勞民不知費何其敏哉以公知人善任使命常熟縣主簿郭南專理賦稅南以感公知已盡心力而爲之防慮周密纖悉無遺滌場之月賦已告完自洪武初至今未之有也倉廪既成粮米充積居人過客相望者嘖嘖載路既而曰家有成法尚欲傳之子孫上有嘉謨可不貽之于後于是官吏耆民粮長吏胥僉曰天子恩詔公敷布之窮民之生公全活之無所論載寔爲缺典乃

相率造于舊史氏之廬請紀其寔予按太公立九府圜法所以權輕重之宜使農末相資無甚貴甚賤之貨而常平義倉寔託始于此得聖人理財之遺意令以濟農為名則所重在農農重則本固本固則百度舉常平義倉之制亦行乎其中矣且使農民知其為我而設雖有旱乾水溢之時而不恐誰敢放逸其心志或有侮予者乎有一事而兼衆美者此之謂也詩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君子之所行小人視以為法信斯言也則斯倉

之建其引而不替哉

重建濟農倉記

李傑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故孔子論為政而先于足食孟子論王道而先于養民是誠有民社之責者所當先務而不可緩者也何則歲之豐歉無恒所恃者吾之儲蓄有恒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而縣都之委積則有遺人掌之以待凶荒此所以雖遇水旱而民無菜色也今府州縣濟農倉蓋深得古

倉一耗于侵欺再耗于浥腐而儲蓄蕩然矣先是巡撫都御史某公嘗建議命工繪湖州府濟農倉制規授邑令俾圖修復議未幾公遷少司徒還京事未克就弘治乙卯巡撫都御史四明朱公旬宣至縣詢及民隱首以是倉為生民休戚所繫命蘇郡節推麻城萬君分治常熟責以設法營建既而有貳守之擢君荷朝廷異恩又感巡撫公知已盡力而為之君知庫藏虛竭民力疲困乃籍遠年侵逋粮料而繫于獄者得三百餘名名人保

領限日鬻産以償其逋而輸銀于官至貯于縣庫出納則君自掌之凡瓴甓木石之價工匠夫役之直皆于是乎取給適郡主洛陽史侯以公務至縣相與謀度區畫務爲經久之計君往來督工不憚勤勩且擇義官數人分董之百需無缺衆力競勸不兩月而公廨五間倉仝六十間修已並建懼風雨之虐凌也四壁皆累之以磚慮潤濕之蒸薄也離地而布之以版君又以嗣是而後餘粮充羡不足以容方鳩工庀材復圖增廣至百二十

聖軫念黎元一遇歉歲輙下賑恤之詔有司以儲蓄之
乏也束手無策坐視民之流離困苦而莫之救食天禄
治天民者顧當如是耶是倉之成後之爲政者嗣而守
之以時克修葺之則常熟之民庶乎永有頼焉爲記之
俾刻諸石

濟農倉在縣北里許洪武間建初名預備宣德七年
侍郎周忱知府况鍾又即宋順民倉址建廒百間以
貯平糴及勸借米後廢弘治八年巡撫朱瑄重建綠

之物直米五百石每里該徵一石里長則每甲徵一石已什倍矣甲首徵于編户又加倍蓰一槩動揺民不堪命至有鬻妻賣子又不足供則舉家而逃者民既逃散所徵皆出于甲首有舉償而累歲不償役一年而破家者也又有無籍頑民攬納侵欺為弊百端不可枚舉上虞郭公世南為常熟知縣深知其弊常防其源不敢出一言及科徵事然上司明文有合供者又不可廢乃詢其民曰吾欲令見役里甲每里均出米五十石邑五百

里計米二萬五千石申達上司公同支用庶免以一科
十之弊于若等爲便耶衆曰昔時甲首應役一年腿無
完肌家業蕩盡今助米五石則有十年之安政之善者
莫善于此令上之府太守况公曰有善政不宜私吾民
當均被于天下遂上之朝報曰可令以邑之羨餘買民
田七畝及棟楹椽桷屋瓦瓴甓之材置倉二十一間南
其戶者九間爲出納之門二東西其戶者共六間出納
之門各二繚以周垣限之河塹始事于宣德九年二月

初吉用其在官者之餘力不役一夫未踰月而歳事乃請具興作之始末為之記以貽法于後嗟夫義役之興遠矣予必備述者見力役之始也次及歴朝變法之詳者雖未能復古而亦為救時之善政也今郭令與民相約不遺人追呼期會必至昔之諸役一切剷除既無役費矣而義役之儲惟待軍資器物之徵耳若上無所徵則下無所用不將補不足助不給以裕民乎非但力役可以復古而補助之政亦將因是而起矣雖然事有名

同而實異者義役而已王令之義役將以供役人之費

郭令之義役將以禁其多取于民皆因時制宜名雖同

而實不似後之君子為政于斯者當求其實可也

常熟縣東西三倉記　　劉定之

夫蘇為郡田土膏沃賦入甲海内常熟在蘇邑中尤地

美賦多鞹邑所以名則豐稔蓋可歲必良由近海潮汐

消長自溝港達隴畝無旱乾水溢之患然則治其田賦

詎可忽乎舊時各鄉設倉散無統紀弊積于中正統間

無善政而然然則斯倉之成可無記乎記之非持彰修者美亦以俾後為政者思繼又使鄰封聞善者思倣則于民豈小補哉成化四年歲次戊子八月吉旦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永新劉定之撰

二倉一在縣西南二里一在縣東北二里

吳江縣重建濟農倉記　楊循吉

進士廣平郭侯以弘治九年奉命來宰吳江縣政令之

建茍利于民必亟皇以盡其力于是興作具列而濟農倉之復厥功懋焉倉在邑城北隅宣廟時故巡撫工部侍郎文襄周公所設以貯餘米而賑農者也其法稔則積荒則散若古常平民用利賴而與水次諸倉遠隔三里別而弗混所以分正羨示專獨而清出納先正為人之意甚遠而不可忽也審矣先是景泰中民大飢乃始盡發所積哺民而荐荒相仍莫有以輸倉由是虛廢有司因撤而畦之倉之弗復蓋四十年于兹矣侯至首閱

廩庾考盈縮而豐年適登陳陳相襲所謂羡餘之粟或
塞正廒而不得發乃上稽文襄之制覽故倉之基慨然
以為天子仁聖惻憫黎元以屬之邑吏今倉名濟農而
漫不加省將非職且俾儲無别而校無徙斯粟之所以
敝也盡取而復之乎詢謀既同請諸執政並許得給度
支勸從事乃鳩材名工惟賢若能而以屬吏沈經與義
民之謹者龎鏞等司其市買而督工程焉凡為廒八十
間計其所貯可容八萬而制作堅密匡直如矢凡官程

踵而沮是豈知益國而惠下者哉今侯乃克重恤民隱舉墜典而復之可謂得為政之大體矣其邑之人將洋洋而歌永永而思乎侯名鄂字于蕃肥鄉人高君名志曲阜人用敢詳書以記于茲石

濟農倉在北門内侍郎周忱建廒屋五連共七十二間後廢弘治十一年知縣郭鄂重建

崇明州常平倉記　　姜漸

崇明本唐海漲之地有東西三沙州治東沙之中視兩

乃與同僚之士判官賀君庸相州治之南建屋凡三楹為常平倉與永豐倉對立其出納仍命永豐倉官屬兼掌之功甫就適春夏之交陰雨鮮霽二麥不登居民嗷嗷米價騰湧遂開倉依舊制損時值十三以糶而米價為之頓平侯喜其政之成而懼其久或廢也走書東吳屬予記其事余以為古者倉廩府庫所以為民豐斂歉散而民無飢之憂後世民之入于官者既不可復冀而凶年飢歲有司坐視而莫敢發則所以周其民者惟常

平為近古其法起于西漢而近世講之尤詳豐年則斂飢歲則散可以平物價抑兼幷人有接食官無折閱法至良也然法雖存而行之非其人則徒法而已傳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可不務乎侯之于此蓋知所本矣侯故宋外戚大家其先世皆以儒術致位通顯而侯尤讀書績文嘗佐大藩為諸侯賔客選受是職則其為民之政蓋舉而措之耳意侯之于民如此民其有不服侯之教者乎此雖非侯所以屬記之意幷書以告來者庶幾承

侯之志奉侯之法有以推上之德惠斯民于永久也至正二十二年冬十月甲子日御史行樞密院都事姜漸撰

常平倉在州治前捕鹽司之東

乾隆御覽之寶